

紹興內府古器評目錄

卷上

商婦庚鬲

漢鳧尊

商欽姬鬲

周公卣

商父乙敦蓋

商若癸鼎

商子鼎

商父辛卣

周山雷爵

周文王鼎

周單癸卣

周父戊鬲

商立戈鼎

商祖庚爵

商父丁舉卣

商持刀父癸彝

周亞乳彝

周祖巳爵



商祖丁盃

周虎尊

商持刀祖乙卣

周召父彝

商山花尊

商尊

商人辛尊

周犧尊

商父癸尊

商子爵

周鍾

商父庚觚

周單從盃

商父乙觚

周寶鬲

商持刀父巳鼎

周四山饗饗觚二

周彝二鼎

商橫戈父癸鼎

周季姬鬲

周淮父卣

商木觚

商與內亦周淮父卣

周虎尊

商祖辛尊

商虎乳彝

周季嬪鼎

商合孫比爵

商婦庚爵

周南宮中鼎

商癸鼎

商舉巳卣

商瞿父鼎

商淵卣

商貫耳弓壺

商亞虎父丁鼎

周伯尊

商卣

商祖戊尊

周車鼎

鉅生敦

商父巳角

周言鼎

商允癸卣

商父巳觥

周已酉方彝

商已孫敦

商父乙甗

周觚稜壺

周燕女鼎

周尊

商亞父癸解

商提梁兕卣

周尹鼎

秦鍾

商彝

商變龍彝

周彝

商乳彝

周蟠夔彝

商子孫父辛彝

周獸足鼎

周鼎

周卣液鼎

商父已鼎

商象形饗饗鼎

周南宮鬲

商齊鬲

周貫耳壺

周饗饗立戈壺

周方壺

周壺

周號卣鬲

周宰辟父敦

周父癸尊

周季姬敦

周犧首壺

周刺公敦

周獸耳壺

周寶敦

周孟皇父彝

卷下

商祖癸尊

周雷紋饗饗觚二

周蔑敦鬲

周父乙敦

周父乙鼎

商翼父辛卣

周饗饗敦

周舉已尊

商父已觶

商父丁尊

商父辛彝

周矩圭敦

周仲丁壺二

商雷紋觚

商旗孫觚

周蟠虬甗

周東箏

周父乙甗

周史卣

商父已尊

商虺觶

商夔龍觶

商父已觶

商象形饗饗鼎

商龍鳳方尊

商執戈父癸觶

周虢林鬲

周父已觶

周簋

周伯卮盃

周伯吉父卮盃

周犧尊

周公命鼎

周方鼎

商伯申鼎二

商立戈父辛鼎

商父辛鼎

商夔龍饗饗鼎

商乳紋鼎二

周節鼎

周冊爵

周中爵

周嬭氏鼎

周孫父丁爵

商父已爵

商父乙爵

商牛頭爵

周立戈爵

商孫爵

商伯爵

商提梁田鳳卣

周蒯仲奠父敦

周乳鍾

周仲申敦蓋二

漢麟瓶

周帛女奩

周兕卣盥

周鳧盃

周獻

周虬紐鍾

龍勺

周樂司徒卣

漢羊鐙

漢宜子孫鐙

漢辟邪爐

漢摺燈

周敦蓋

周持刀寶彝

漢小方壺

商父舟爵

漢六環獸耳壺

漢鳳壺

漢魚壺

漢獸耳圓壺八

漢獸耳方壺五

漢提梁壺

梁博山爐

漢牛鼎研滴

漢雲雷壺

漢雲螭奩

漢素卮

漢唾壺

漢盤

漢提梁小匾壺

周淮父彝

商父巳爵

商單從尊

周單父乙彝

漢金銀錯弩機

漢熨斗

周壺二

商祖丙爵

商子孫巳爵

商立戈父辛爵

漢儀仗劍

漢槍

周仲備父鼎

商金甗

商金甗

商單

商單

商單

商單

商單

商單

商單

商單

商單

商單

商單

商單

商單

商單

商單

商單

紹興內府古器評

張掄才甫

號蓮社居士南渡故老及見太平之盛者

商婦庚鬲銘七字

東者莫知其為誰曰子孫婦則言承祖考之祀者固在於子孫而婦之從夫亦當相其祀事耳故采繁之美夫人采蘋之詠六夫妻皆莫不以祭祀為先焉甲庚丁者紀其日也商之辭略故止言日而不言辰至周則見于銘載者如尊曰丁丑彝曰巳酉蓋又兼辰而言之矣

周文王鼎銘七字

古文多以形聲假借如鄒作許谷作臯繆作穆之類不可槩舉知此則以鹵為魯蓋無可疑魯公者周公也文王者

周文王也按史記魯世家云武王克商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為魯公魯公不就封留佐武王以是推之則此器乃周公所作以祭文王者也此鼎也而謂之尊彝舉禮器之總名而已

漢鳧尊無銘

詩人以水警禮謂水玩之則溺犯之則濡而鳧之為物出入於水而不溺以沉則習於禮者也飲酒者苟能以禮自防豈有沉湎敗德之患乎鳧尊之設其意如此

周單癸卣蓋與器銘共五十八字

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為賢鄉士其族有襄公頃公靖公獻公穆公凡數世特景者不見於經傳豈亦斯人之族歟宣

和博古圖載單從舟單從盂之類皆有單景字必一時物也

商欽姬鬲銘五字

古之氏族或以王父字或以謚或以世系所封之地此曰欽姬者蓋其氏族也如以纘公之謚為言則曰纘女以娥國為言則曰有娥氏之女以姜姓為言則曰孟姜皆其類也

周父戊甗銘八字

前三字漫滅不可復辨後曰作父戊尊彝世人但知十干為商之號故凡彝器有曰父甲父乙之類者皆為商器誤矣要識在其製作則雖無銘載三代固已判然是器既曰

父戊疑若商君之號且純素無文爵有尚質之風倘不以制作攷之安知其為周物也

周公卣蓋與器銘共十字

古之彝器銘載不一或但紀其爵而不言氏族姓名者如周寶卣曰伯作寶尊彝此器曰公作寶彝尊是也觀其紋縷華縟爛然溢目非成周文備之時疇能臻此精妙耶

商立戈鼎銘一字



戈有傷物之意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或立之或橫之皆所以存乎戒也

商父乙敷蓋銘五字

上為孫形中畫兩冊下言父乙古者人君錫有功彰有德

必為冊命以書之故商之彝器凡著此象者皆所以紀君命也

商祖庚爵銘二字

祖庚商號也博古圖載庚鼎庚之字作又有庚爵作與此庚字形皆不同蓋世之相去有先後故字畫亦曰特而為損益耳

商若癸鼎銘八字

若者作器之人也旁畫旗旆書功太常之義也兩手執物著薦獻也布癸丁甲乙於四隅紀其日也中作子字明子職也商人制字類取諸物以為形象蓋書法未備故耳

商父丁舉卣蓋與器銘共六字

器之銘舉者多矣類皆取獻酬而舉之之義若父丁則商號也是器文鏤簡古有尚質之風其商人之為乎

商子鼎銘一字

歷攷諸器款識有曰子有曰孫子子孫孫者雖詳畧不同然要之皆傳之後世相承實用俾無失墜之意也

商持刀父癸彝銘五字

父癸者成湯之父號也於父癸而言孫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耳兩手持刀以明割牲之意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彼血膋凡以此也

商父辛卣 蓋與器銘共八字

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錫晉文侯曰用賚尔

鉅鬯一卣繼之以彫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今此器銘象三矢之形而以一格立之者豈非紀君賜耶古者負貝五貝為用復以貝銘之者是非象矢之義也商父乙鼎曰錫賚貝殆與此同意父辛則指其人而已

周亞乳彝 銘二字

古之彝器凡作亞形者皆廟器也蓋亞形所以象蔽主之石室耳

周山雷爵 無銘

是器兩面作饗饗而間以雲雷上為山形以牛首為為三足純素柱上復以雲氣為飾雖無銘載真周物也

周祖巳爵 銘二字

按商之君有所謂雍已者故凡曰父已祖已者皆商器也是器紋鏤制作皆出於周而銘曰祖已何耶既不載於經傳殆有不可得而考者

商祖丁盃

蓋與器銘共十二字

瞿不見於經傳而商有瞿父鼎亦作兩目相並商祖丁卣銘載與此毫髮無異豈皆一時所作耶祖丁者商君之號也中為犧形取犧牲享食之義蓋盃為調味之器故耳下為兩冊所以言冊命也古者人君錫有功必為冊書以命之故康王命畢公而曰冊畢周人有內史冊命之臣然冊之為字說文作冊雖冊意備具要之終不若商書為純古也

周麗尊

蓋與器銘共三百十八字

按宣和博古圖有麗敦其銘款與此無異惟彼曰王既命汝而此曰王尊命汝彼曰寶尊敦此曰寶尊彝所不同者二字耳為一時所作無疑其間辭意與商周雅頌之文相為表裏楊雄所謂周書噩噩耳殆百見於此也其詳已具麗敦茲不復云

商持刀祖乙卣

蓋與器銘共十四字

先王之事親於羞濟則執鸞刀於舞則執干戚凡於祭祀未嘗不親執其勞以示孝子竭力從事之意此商之彝器所以多作子象以持刀者殆謂是歟祖乙則河亶甲之子也

周召父彝 銘七字

召父則召公奭也召公奭時去商為未遠故是器銘載尚簡設飾不繁制作有商之餘風焉
決之之尊 商山花尊 限於商之尊 其形如尊 其意如商之尊 其飾如商之尊 其銘如商之尊 其字如商之尊 其氣如商之尊 其韻如商之尊 其極如商之尊 其古如商之尊 其真如商之尊 其商如商之尊 其盛如商之尊 其時如商之尊 其物如商之尊

商尊 銘一字

銘一字不可識商人制字大抵多取諸物以為形故間有不能以徧旁辨者蓋書法尚未備耳若此之類皆不疑以待博識君子云

商人辛尊 銘三字

亞形者廟室之象辛者商君之號見於它器者不過曰祖辛父辛而已而此獨曰人辛何也商器銘文簡略淳古有難以理義推者士大夫以考正前代遺事其失常在於好竒故使學者難信如曰人辛之類又豈可以臆論穿鑿哉

周犧尊

犧象之制尚矣或著於紋鏤或形於蓋耳未有若此比者是器兩牛首相背屈角偃蹇徧躰如鱗其狀可駭膊間各蟠一虺口拱起於兩牛領之間積歲土蝕幾無銅色而脆缺不任手觸是必宗廟之器所謂犧尊者繁文縟采繁如此宜歸之周也

商父癸尊 銘三字

干者武舞所執也干盾也能為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人以為武樂在商之時號癸者惟成湯之父故商物銘癸者皆歸之主癸然則用武於癸廟宜以其子之所有而薦之也

商子爵

銘五字

商之彝器以子銘之者為多然其說不過有二一則傳子子孫孫之義一則著國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

周鍾

銘二十字

欵識字形頗類博古圖所載周蛟篆鍾而此又奇恠不可識然攷其制作當是周物無疑

商父庚觚

銘二字

按商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必出於是說文云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今此字與商庚鼎筆法小異然皆彷彿有垂實之形古篆取象命意之妙如此

周單從盍

銘二字

昔林向嘗謂單靖公曰吾聞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為姓單自襄公至穆公凡六世世有明德所謂景者豈其族類耶

商父乙觚

銘三字

亞之為義或主於獻或主於器又曰凡器之有亞形者皆為廟器蓋亞形所以象廟室耳父乙則商君之號商人以

此銘器者多矣固可以類推也
是器不著名氏但紀歲月設飾無華藻唯作直紋上下通貫而已制作純古有商之餘風焉

商持刀父巳鼎
商器銘載多特五兵非著伐功則明子職著伐功則如樂之武舞是也明子職則如羞濟則執鸞刀是也父巳則雍已耳

周四山饗饗觚二
右二器純緣之下拱以四山而兩面則為饗饗間以雷紋中又為四夔制作無小異但一則色幾渥赭一則黦如鉛

色為不同耳

周彝二

右二器一則純緣與足皆為雷紋饗饗一則徧躰作雷紋盥夔設飾雖不同然其為戒貪則一也

商橫戈父癸鼎

按父癸商號也而或者以為禹後嘗有戈氏遂以戈為姓今攷斯器飾以橫戈銘以父癸則所謂戈者非禹後之戈氏明矣蓋商人作器多著此象故於爵有立戈爵甗有立戈甗於尊有立戈癸尊於卣則有執戈父癸卣然則飾以戈者皆商物也王安石字說謂戈戟者刺之兵至於用戈為取小矣其取為小故當節飲食其用在刺故必戒有害

古人託意茲亦深矣

昔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之妹亦曰季姬而父公母乃翟狐氏之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者必有一於斯焉夫鬲之與鼎雖致用則同然祀天地禮鬼神交賓客脩異饌必以鼎至於常飪則以鬲是以語夫食之盛則必曰鼎盛語夫事之革則必曰鼎新而鬲特言其器而無斯義焉奉祭祀者夫人之職此以季姬自銘蓋其職歟

周淮父卣 器與蓋銘共八十二字

索諸經傳悉無穆與淮父戊則如詩言遣戊役之戊謂穆

從淮父以戊役于古也按曲禮生日父曰母孔曰考曰妣此曰文考者蓋追享之器耳夫卣非燕享之物惟祀宗廟之神則用之其所盛則秬鬯也且君錫臣以秬鬯之裸其始則盛於卣其終則裸于彝所以求神于陰也曰日乙者舉其日之吉也亦猶大夫始鼎曰日巳實鼎文考尊曰日癸尊彝之類舉日之吉者所以嚴其事也

商木觚 銘一字

昔之作詩者嘗借仁於樛木而王安石以木為仁類則木者仁也觚爵飲器而取象如此蓋嘗禘與鄉射與夫燕饗之間未嘗不以仁為主耳先王創一器必有名指一名必有戒以謂敗德者莫若酒而觚有孤義故制觚者所以戒

其敗德而孤歟
是器鑿端有虜首之狀三足若鬲而銳雷紋飾其兩柱三
面着以饗饗鼎彝之屬致飾無所不用而此者虎於五
德為義於五紉為金金與義皆主乎剛而有斷所以制
于酒也或曰斝為商器而周亦謂之斝何也蓋成周之時
禮樂廢事襲用四代之制則又豈特用商一代之器而已
耶
商祖辛尊
銘十一字
商家生子以日為名自微始至十四代君曰祖辛蓋祖乙
之子沃甲之兄祖丁之父也在商之世以質為尚而法度

之所在故器之所載皆曰彝此器文鏤純簡沁暈黯漬而
間以赭花爛班知其所以為商物又豈待考其銘款而後
辨耶

是器銘一字亞形內着虎象周身皆飾以乳乳有見於致

養虎所以取其義如司尊彝用虎彝以為追享之器蓋亦
取其義之至耳亞形所以象廟宗廟之有室如左氏所謂
宗祏而杜預以謂廟中藏主石室是也故作圈若亞形者
皆廟器也古人尚象豈無意哉

昔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成周者西周也說文

以林屬於山為麓則徒于楚麓者豈謂其山之林麓耶王欲徒楚先命小臣交往見以相其居王至于居復遣錫貝錫馬及兩所以嘗之曰季嬪者按說文嬪通作妘祝融之後姓也富辰有曰妘妘而常昭以妘為妘姓之女則嬪乃其妃也曰季者則又如詩所謂彼美孟姜仲氏任只有齊季女皆指其序而言之尔

是器銘著形為兩孫子子孫孫詩人必重言之者示所傳無窮之意也古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而傳守不失合孫之意良有以哉

按商紀有大庚南庚盤庚祖庚而此謂之庚者必出於是又曰父者以明子為婦父作於祭祀燕饗之間著庚以正其名耳

周南中宮鼎 銘三十九字三器

三鼎款識後二器皆同前一器則異而形模製作大略相似以南宮為氏者在周有之如言所謂南宮括南宮毛是也其曰中者恐其名耳

商癸鼎 銘一字

按今篆法癸之字從四中而此癸則一少而三包蓋癸於方為此於特為冬與丑相次萬物至此紐而未達少者少而包者多所以為癸焉此河圖洛書之遺意而書畫之法

猶未分也歷觀商周之器或古色凝深或綠花萍綴或赭
暈爛班或土漬黯沁而此鼎獨燦然若精金紋作龍虎殊
為美觀是商以前物豈班固所謂洛脩貢子川効珎吐金
景子歎浮雲寶鼎現予色紛紜煥其炳子被龍文者耶

商舉已卣 器與蓋銘共四字

以舉銘器者多矣在彝則有已舉而尊之銘則有中舉李
公麟得古爵於壽陽銘亦曰已舉以是知舉者非特是卣
蓋舉之字從手從與以手致而與人之義彝也尊也爵也
卣也曰獻酬而舉之故皆銘曰舉如杜舉而洗揚觶以飲
平公曰謂之杜舉是也已則商之雍已焉

商瞿父鼎 銘二字

商器以父名者多矣而瞿者質諸經傳訖無所見固未易
以名氏攷也然與商瞿祖丁卣皆作兩目相並正與此同
當是一時之制也

商淵卣 器與蓋銘共二字作卦象

是卣文飾銘載與商卦象卣無異所別者器之大小銘之
從橫無耳與提梁耳當是一時所作也聖人觀變於陰陽
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故奇比象乎陽偶以象乎陰
一陰一陽而乾坤之道備矣是銘也外爻皆奇乾之象也
內爻皆偶坤之象也實其外而虛其中器之象也又凡奇
偶之畫其數皆八揚雄所謂一方三洲三部一家者豈本
於此乎

商賈耳弓壺

銘一字作弓形

按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則知古之射也未嘗不飲而壺者酒之下尊也非特為宗廟之器凡燕射昏聘無適而不用焉銘之以弓意謂是歟觀其兩耳通貫可繫以挈制作渾厚而文飾精緻蓋商盛時物耶

商亞虎父丁鼎

銘四字亞形內畧虎象

商以丁為號者六而此曰父丁者未知其為何丁也亞者廟室之象故凡著此象者皆廟器也虎取其義而已矣如司尊彝用常以為追享之器則虎之為義其或取於此歟

周伯尊

銘六字

按寶器以伯為名者多矣尊敦彝舟爵卣皆有伯作之銘觀古人或以伯為謚或以伯為名或以伯仲弟其叙或以侯伯列其爵所稱非一而此曰伯者殆未可以私智決也然是器乃尊而識曰作寶彝何也蓋先王之於器用示有不以常法為貴者耳

商卣

是器蓋與純緣及足皆作夔龍而以雷紋間之制作與古真商物也夔一足山林之異獸一名神魑古人作字以象其手足蓋所以防其為害也提梁作綯紐狀則又有繫維之意取象設飾良有以哉

商祖戊尊

銘五字

按商九世君曰太戊蓋雍已之弟仲丁之父也雍已時商道已衰至太戊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此尊為太戊作祖者曰其孫而言之也商之銘識未鑿於世俗之習故位置或左或右點畫或繁或省如以自為祖駟為尊之類殆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

周車壘

銘一字為挽車形

車軼則致敗而酒之流足以敗德器以載銘銘以立義視其器而求其義則知古人所以制作豈徒然哉是器以犧首為耳為鼻腹著饗饗下作垂花蟲鏤隱起間錯雲當與宣和博古所載犧首壘大略相似實周器也

雍生敦

銘十八字

雍者恐其姓也如曰雍仲作寶簋雍伯作旅匜則又知其為一族耳皆周物也稱生者亦猶豁敦曰屈生龍生鼎曰龍生之類歟

商父巳角

銘三字父巳上為人形持弓

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已此曰父巳者則是子銘其父之祀器也然繼雍已者第大戊也而曰父者豈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耶天男子生業孤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蓋以示先有志於其所事太戊之世商道復興諸侯歸之號稱中宗則器之設飾良有以哉

周言鼎

銘一字

在易之頤曰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夫事之至近而所繫

至太者莫過於言語飲食蓋言語之出也可以興邦又可以喪邦不可不謹飲食之入也能養人又能害人不可不節也古人觀象玩辭舉斯二者併寓意於烹飪之器既已形諸饗饗又復銘之曰言則所以戒之之意可謂至矣

商兄癸卣 器與蓋銘共五十字

按癸者成湯父號而此曰兄癸者當是其弟為兄作也取兄弟相承之義故曰兄癸商之銘款或稱祖若祖戊尊祖丙爵之類或稱父若父癸鼎父丁爵之類或稱兄若兄丁尊與此卣之類辭之雖不同要之皆祀其先王之器也畫作鬲形者鬲空三足氣由是通上下則用鬲識器凡飲交通而無間耳鬲之取象於父已尊作𠄎而此則作亞是皆

河圖洛書之遺意非書家八法所可議也

商父已鬲 銘三字

按商十世之君曰雍已此曰父已則是其子銘其父之器也又曰見者豈記禮者所謂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者邪商人號為尊神於祭祀曲致其盡而銘者所以立義考其銘而求其義則事死如事生祭神如神在不待較而後可知矣

周已酉方彝 銘三十七字

按爾雅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此周器而曰祀何也武王克商箕子作洪範亦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說者以為不恣本今觀是器形模方正文鏤華好而

中歲簡古意尚有商之遺風豈玄商未遠而作銘者亦知所謂不忘本者耶

商已孫敦 銘二字

按商十世君曰雍已故凡言已者皆雍已也此曰已孫者有以見其孫之所作耳孫可以為王父尸則又知其為祭享之用商之銘文言簡而意備大率如此是器足與純緣周以夔龍又著兩螭以聳其耳通腹列饗饗之形文鏤形質悉與已丁敦同但欵識火一丁字耳當是一特物也

商父乙鬲 銘三字

按商以乙為號者六日報乙曰天乙曰祖乙曰小乙曰武乙曰太乙而此曰父乙者未知其決為何乙也然必子為父作以追享之耳舉則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義蓋亦示用之於父盡力以致享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是器製作文鏤與商父已鬲殊相類其為商無疑

周觚稜壺

古者用壺亞於尊彝為用雖一而其制則有方圓之異此方壺者蓋燕禮與大射卿大夫所用之器以示為臣者有直方之義故耳觀其古色凝碧觚稜四出腹著饗饗間以夔龍郁郁之文粲然溢目真周物也

周竊女鼎 銘二字

按竊索諸經傳訖無可考獨於竊鼎蓋有銘曰宋公竊作餗鼎以是推之其為周物無疑而曰女者蓋言竊之女作

是器以享於考如商女乙觚之類是也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知女亦預祀事也

周尊

是器純緣皆素腹足被饜饜之飾與雷紋相間錯形製文鏤頗類周饜饜大尊而又銅色漬染如藍田古玉非久於潛壤者不能如此宜乎為周物也

商亞父癸觶

銘四字

癸則商之主癸也主癸子天乙是為成湯亞乃歲主廟室之形以是推之其為周物無疑此觶為湯宗廟孝享之器明矣夫觶在飲器中雖所取寂寡而昔人於此防其沉湎猶以饜饜示其訓則知列鼎盛饌未嘗不有戒心此亦防

微之意焉

商提梁兕卣

器與蓋銘共六字一字未詳餘作兩形

昔人嘗取兕角以為觥曰兕觥郭璞有山海經圖贊曰皮充武備角助文德古人取於兕者如此是器提梁為網紐蓋與純緣之外飾以雷紋環以連珠規摹文鏤頗類商父舉卣而又通觶皆作赭色綴以緣花在商器尤為美觀者也

周尹鼎

銘六十四字

是器乃尹休高對揚君命而作父丙寶尊彝也昔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推其時日故曰惟十有二月王初祭旁又曰辰在庚申言旁者如書所謂旁死魄是也庚申則又

指其日辰矣又曰尹其亘萬年受乃永則受當讀作壽古
人借用字或如此觀其銅色黧黑間以赭暈欄班古意可
愛非三代無此物也

秦鍾 銘十六字

是器字畫偕作鳶鵠蛟螭之形頗類周蛟篆鍾銘多有不
可辨識也甬此周制短而無旋且無鈕鼓枚篆之飾形製
若鐸而絕小按周官鳧氏所鑄有所謂大鍾有所謂小鍾
爾雅謂大鍾曰鏞中曰剗小曰棧而不言其量數樂律所
用之數由是觀之此鍾宣棧之屬歟

商彝

是器純緣圈足皆作雷紋與夔龍相蹂蹙夫夔龍之起蟄
必以雷而雷之興苟非其時則為害以彝者法也著之於
文飾亦法之所在焉觀其銅色黧沁文鏤簡古雖無銘識
可考要之非商人不能辨也

商夔龍彝

是器純緣間及圈足皆作夔龍相環若循走之狀說文謂
夔神魑也如龍一足蓋殘物之獸著之於器將以防患耳
觀其文飾甚簡而制作典古渾厚固不待較其銘載然後
知其為商物也

周彝

是純器龐之質朴而不雕土花沁暈紅綠相間殊為美觀
雖曰周器尚有商之遺風焉

商乳彝

是器通軀皆作雷紋純緣及足飾以夔龍而腹間有乳環之制作精妙文質彬彬真商盛時物也夫乳所以養人者也過則失所養矣故又著夔龍以戒其貪雷則取其動作以時而已舉一器而众理備古人取象於物之意豈不美哉

周蟠夔彝

是器兩旁作四夔蟠屈之狀間以雷紋足間亦作夔龍飾之制作奇古土花青紫潤班非周全盛時不能有此夫夔獸之殘物者也今蟠而不伸則所謂禽獸可係羈而遊蓋盛德之事也彝之為器所以享神於宗廟非盛德成功無以享也由是觀之先王取象命意豈徒為文飾而已哉

商子孫父辛彝

商之君以辛名者多矣曰祖辛小曰辛曰廩辛而此言父辛者未必其決為何辛也曰析子孫則貽厥子孫之義歷觀古之彝器多以子孫銘之豈以其承祖考之祀者有在於是乎

周獸足鼎

是器耳腹純素緣與足皆作獸形素以示其朴獸以戒其貪鼎之為象盡於此矣觀其制作頗與周獸緣素腹鼎相類其為周物無疑

周鼎 銘八字

是器銘載雖未詳然觀其制作渾厚略不加文鏤之飾雖曰周器頗有商之遺風法豈去商未遠餘風尚未泯耶不然何以純素如此

是器耳如周彝液鼎銘二十三字

叔液者索諸經傳訖無可考惟周之八士有彝夜焉豈其族歟曰饋鼎者如餉鼎餗鼎之類古人於器用所寓各有攸當饋則取滄飯之意焉是器耳作雷形純緣飾以立螭首作蹄狀形製篆鏤皆周物也

商父已鼎銘三字

是器銘三字一字作未形二字曰父已歷觀商器類取諸物形似以為銘識蓋書法未備而篆籀未分故耳未有養人之實凡取以為飾者當以是為義父則商之雍已也

商象形饗饗鼎銘一字

商之器銘多取象於物故有為蠆形魚形之類於鼎者為犧形兕形之類於卣者為龍形之類於觚者為雉形之類於尊者雖曰書畫未分固應如此然古人取象命意莫不有理非徒為也

周南宮鬲 銘十二字

古之器銘以萬年子子孫孫永實用為辭者比比皆是也蓋昔人制器尤在於遺後世且欲傳守不失故以子孫為丁寧耳是鬲也而尊曰者與尊鼻尊彝尊敦同意觀其朱作文鏤殆與周仲人鬲相似其為周物無疑

商齊鬲銘八字

古者始字則曰伯仲叔季及其德劭則又稱父焉其曰作齊鬲者蓋於祭祀之齊而用之耳周帛女鬲亦曰齊鬲豈效法於此乎

周貫耳壺

是器脰足飾以雲雷饗饗紋鏤簡古色若蒼玉兩耳通貫上下可繫以挈考其制作非周人不能為也

周饗饗立戈壺銘二字上為立戈形下作鳥形

上古彝器著以五兵者經經有之其意固可類推也鳥性至孝有反哺之德豈用於宗廟之器所以致孝享歟觀其文鏤精緻通軀作雷紋饗饗實為周物而規模制作頗

類商方壺殆有乃但述耳

周方壺

古者用壺亞於尊彝為用則一而其制則有方圓之異是器銅色紅綠間錯蟲鏤如古玉劍琕郁郁之文粲然溢目必周之精工所為也

周壺

是器也幾渥赭而綠花萍綴純緣及足皆作雷紋文飾簡易鬱有古風周初器也

周號牂鬲

按春秋左傳號牂王季之穆也為文王鄉士勳右王歲于盟府然則號牂蓋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號以言國牂

以言其字耳

周宰辟父敷

銘七十五字

按晉有公子周是為悼公此曰周者必悼云也悼公文襄之後故有用作文考之辭古者錫有功則必紀于彝器且以告于家廟如柎鬯一卣告于文人是也是敷之銘亦曰用養乃祖考者謂此

周父癸尊

銘六字

按太公呂望實封於齊其子曰丁公伋伋之子曰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慈母之子曰哀公臣然則是器之作其在哀公之時歟且銘者自銘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故於父癸而言子者亦目名之而已

周季姬敦

銘十一字

按晉文公重耳母曰季姬齊悼公娶季康子妹亦曰季姬而文母乃翟狐氏女太史公嘗以狐季姬稱之則此曰季姬必有一於斯也

周犧首壘二

二器皆以犧首為耳為鼻制作亦略相類唯大小色澤有異耳蓋周物也

周刺公敦

銘二十八字

刺公雖不載於經傳然考諸彝器則有刺祖乙伯見於虒敦之銘按太公望子丁公伋伋子乙公得以是推之刺公必乙公族也曰用享用孝則又知其為宗廟之器耳

周獸耳罍二
是器形方而微匾與他罍異文鏤簡古制作去商未遠必
周初物也

周寶敦 銘三字

是器敦也而識曰作寶彝蓋先王之於器用未有不以常
法為貴耳觀其制作精巧文鏤精華非周盛時不能有此
也

周孟皇父匜 銘六字

昔魯盛公之後析為三族曰仲孫孫季孫仲孫於三威
氏為長乃曰孟氏此孟族所由出也故春秋每書仲孫則
傳必謂之孟如昭公九年仲孫釁如齊而傳謂之孟僖子

如齊之類是也是則孟乃仲孫之氏而姓則姬也十月之
交詩曰皇父卿士而釋者謂皇父字也此曰皇父亦豈孟
之字歟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之上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下

商祖癸尊

文考曰：此尊為商代所製，其形制與周代尊相似，但更為古樸。其銘文為「祖癸」，是商代宗廟祭祀之重要禮器。

此尊之銘文，係以金文刻於器內，字跡清晰，為研究商代文字之重要實物。其器身飾有雷紋，象徵天威，亦與周代雷紋尊有異。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下

張掄 才甫

商祖癸尊

銘七字

按癸者成湯之父號此曰祖癸有以見其孫之所耳作是器口圓而斂方四稜屹然制度與他尊特異蓋商盛時物也

周雷紋饗餗觚二

二器腹與足皆飾以雷紋饗餗所異者前一器古色凝綠後一器上花黠漬耳觚之為器戒心已默寓其名復以饗餗為飾則又欲懲其貪婪而將之以德也

周蔑教鬲 銘九字

其土器也，其銘文為「周蔑教鬲」，係周代祭祀之禮器。其形制與商代鬲相似，但更為矮小，且飾有雷紋。

按宣和博古所載銘十有一字教上髣髴是蔑字今此器乃少於前兩字何也楚之君有霄敖若教杜敖而其名宮亦曰莫敖所謂蔑敖者殆出於此耶

周父乙敷 銘六字

世人但知十干為商號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誤矣如周召公尊曰王大召公之族作父乙寶尊彝而謂之商器可乎蓋父者所以尊稱乙者乃其名耳而太公望再世有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然則此言父乙者宣癸公為其家廟而作耶

周乙父昇 銘五字

按成湯字天乙後世以乙為氏是鼎周器也而謂之乙父者豈其苗裔尚存為其家廟而作耶然則乙其氏也父則德幼之稱也與父乙異矣

商翼父辛卣

翼者國名唐虞之都也昔人受封於此後世食米於所封之地故復以為氏辛商君之號也旅彝者旅以言其眾審其非一器耳如姬伯旅卣作旅卣之類是也作圖若亞形者所以象廟室則又知其為宗廟之器矣

周饗饗敦

夫敦之名見於虞氏之時而特無其制至周並用四代之禮而敦亦不廢然而特不相襲故形器類皆不一此器圖之而下連方座通軀飾以饗饗足有著以夔龍考其制

蓋周物也

周舉已尊 銘一字

器之銘舉者多矣蓋取其以手致而與人之意則知用之於宗廟盡力以致享而不敢虛美其先者也是器腹拱四山自腹而下飾以雷紋饗饗其周器也

商父已解 銘五字

父已者商之雍已也在昔彝器之銘有止言父以明其子者有止言子以昭其皇考者唯此器既言其父又言其子又言其孫特與他器不類何哉蓋古人不相沿襲自為一家之語詳略不同然究其義則一耳

商父丁尊

父丁商號也商尚簡嚴故其文一二言而足是器純足皆素當其中為從理兩端飾以夔龍土花紅綠點綴古意可愛非商無此物也

商父辛彝 銘五字

辛者商君之號也亞者廟室之形也既曰父辛有以見致孝享于廟明子職矣而又曰子孫者蓋貽厥子孫俾傳守不失耳古人制作豈徒然哉是器色備众彩爛若古錦非智乃所能到在商器中特為觀美者也

周矩生敦二 銘一十八字

矩生者恐其姓也如曰矩伯作寶簋矩作伯旅卣則又知其為一族耳皆周物也稱生者亦猶豁敦曰屈生卣生鼎

曰危生之類歟二器銘載制度文鏤略無少異當是一特所作也

周仲丁壺二

一器銘八字

一器銘三十七字

按周有召伯召虎最為著姪此曰召仲丁父豈其苗裔乎壺字小篆作土出上為蓋中為耳下為足皆象形也今此壺字作金體類大篆文省而意足尤為奇古二器雖形制圓扁或異銘識詳略之不同然作器之人則一也哉

商雷紋觚

此器純緣不加文鏤腹足間飾以雷紋饗饗觚為飲器故取象制義皆存乎戒雖無銘款以考世代然制作淳古非商无此物也

商旗孫觚

銘三字

是器銘三字為二孫聯比之狀前一孫則執旗焉夫銘之以二孫者蓋與所謂子子孫孫同意示所傳無家也周禮司勳凡有功則書子王之太常此作旗者豈亦取太常之義以昭其功耶

周蟠虬觥

是器有腹之間為緹紐糾結之狀間以蟠虬形模典雅可愛雖無銘識可求要之非周文物盛時不能有此也

周東筭

銘二字亞形內作東字

夫亞者乃藏主石室之形東則有所未侖然商婦庚貞曰東子孫婦甲庚十周已酉方彝亦有東字見於銘識之末

豈皆其名氏耶是器純素典古綠花可愛雖曰周物而有商之遺風焉

周父乙甌 銘七字

父乙則言其父名乙以明子為父作耳曰彝則謂其器可法非六彝之謂彝也是器文飾制作與商甌相類加加銅色黠漬間以紅綠殊為觀美必周初物也

周史卣 銘一字

史者言其官也有以史為氏族者曰官而受氏也商卣亦有銘之曰史者其意類殆是耶是器通軀作饗饗雷紋設飾甚華而色若蒼玉蓋晚周精工所製也

商父己尊 銘三字

父己則商之雍已也上一字作鬲形者蓋欲如鬲之炊氣上下交通而已古之酒器多取此以為識者皆此意也然字畫形象則有𠄎𠄎𠄎之異唯其純質未鑿於世俗之習故或繁或簡乃所以為古耳

商虺解

是器制作朴質唯以虺飾其腰文鏤甚簡其商人之為乎

商夔龍解

是器腰足皆飾以夔夔貪獸也解在飲器中所取最寡者人猶以示戒蓋亦防微之意焉

商父己解 銘六字

父己則商之雍已也凡人君錫有功必為冊書以命之故

康王命畢曰作冊畢周有內史冊命之臣此銘作兩冊者蓋所以紀君命耳商之彝器類多作此

商象形饗饗鼎

銘一字髣髴象饗饗形

商畫多取諸物以為形似如魚鼎以為魚鼈鼎以為鼈之類是皆書法未分而純質未拘世俗之習故耳夫饗饗貪獸也自商至周凡為彝器者往往取以為飾所以示飲食之戒而呂氏春官獨謂周鼎著饗饗何哉

商龍鳳方尊

是器尊也而形模近類方壺制作純古其上為龍角此然下卷四稜作鳳形遍以黃目饗饗雲雷為飾在商器中文鏤增華蓋其盛時所作也

商執父戈癸觶

銘四字上作孫形手執戈

商人作器多著戈象或立之橫或至此乃執焉蓋戈者所以刺而傷物銘之於器改以戒其過而執之於手則又有持父不忘之意焉古人垂訓茲亦至矣父癸則商號也

周號牀鬲

銘八字

按春秋左氏傳號牀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歲于盟府蓋文王之母弟而武王之牀父也封於西號今之洪農邠陝孫東南之號城是也然則是器為周物可知

周父已觶

銘四字

已則獨見於商之帝號蓋商以十千為名故耳至周則有丁公伋乙公得癸公慈母於已則未之見焉是器質素淳

古雖曰周物而商之餘風猶未殄也

周簋 銘二字

簋盛加膳蓋熟食用七之器也令禮圖所載則內方而外圓穴其中以實稻梁又刻木為之上作龜蓋制作之異乃如是耶以是考之然知禮家之季多出於漢儒臆度非古制也

周伯匱盤 銘四字

古之彝器多有伯作之銘所謂伯者名耶謚耶伯仲之序耶俟伯之爵耶蓋未可執一而論之也是器足與純緣之下皆著饗饗文鏤簡古其為周物無疑

周伯吉父匱盤 銘一百三十三字

曰維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以年繫月以月繫日也既死霸則如書所謂旁死魄者是也日從王折首書勳績也曰錫馬駒軒紀君惠也曰敢不用命則即刑載誓詞也伯吉父雖不見於傳記然考其銘識頗有周書誓誥之風豈周家有功之人賜作此器以昭其功耶

周犧尊

是器規撫甚大制作純古其上作兩犧首突起然而起通舛飾以雲雷饗饗真周物也自漢儒釋犧為莎制器者遂至刻以鳳皇之象其形婆娑然曲從臆斷遷就其義今觀此器知漢儒為陋矣

周公命鼎 銘二十五字

晉人作器未嘗不尊君命而謹其時日故曰既死魄霸又曰公命改死霸者如書所謂哉生魄旁死魄之類是也曰牀則如號牀榮牀之類曰姜則如京姜孟姜之類是也雖字有不可識者然考其銘載參以制作其為周物無疑

周方鼎

是器通軀作夔龍饗饗之象間以雷紋足有垂花制作形模全與商亞父卣丁昇相類但無款識耳殆亦周監商而有作焉

商伯申鼎

銘五字

伯申索諸經傳說無可攷然觀其通軀純素不加文鏤之飾制作朴古商世尚質其商人之為乎而又二器銘識皆同形模大率相似唯前器銅色凝綠後器上花黠漬為小異耳必一時所作之器也

商立戈父辛鼎

銘三字上一字作立戈形

戈於五兵為利器有傷物之意焉商之彝器多著此象者蓋所以示戒也故於是有立戈爵有立戈甗有立戈癸尊有立戈父癸卣之類皆與此同意父辛則商君之號也以是推之其為商物明矣

商父辛鼎

商之君以辛名者不一此曰父辛者蓋子為父作於祭享燕享之間著癸其名耳歷觀三代彝器款惟愈簡則愈古此夏商周之辨也是器銘款既簡世可推加以文鏤精純

色備众彩非周以前而無此物也

商夔龍饗饗鼎

夫夔龍害物饗饗性貪併著於鼎所以示戒者至矣昔禹之治水非惟水之為治凡為民害者莫不玄之及其已事則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以知神姦使氏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故雖有魑魅魍魎莫能侵之今此鼎三面皆為夔龍饗饗之形豆倣此乎

周乳紋鼎二

二器形模制作皆無少異通躰不加雕鏤唯飾以乳而已鼎餗之器乳所以養人者也制器尚象厥有旨哉

周節鼎 銘一字曰節

鼎烹飪之器銘之曰節者豈非示飲食之成平是鼎耳足純素純緣之下起六觚稜為三獸面以蟠夔雷紋為飾腹間又作垂花中著蟬致蟲鏤精乃後世極鑄冶之功不能髣髴寔晚周良功所鑄也

周冊爵 銘一字曰冊

說文謂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諸侯進受于王者也古之器多著此象豈皆當時受賜于君以昭其功者邪

周中鼎 銘四字曰中作寶鼎

中不知其為誰然接所藏彝器有曰南宮中鼎制作典古不加文飾與此鼎若出一手持形模方圓款識繁簡有異

耳以是考之所謂中者必南宮中也

周嬪氏鼎 銘十三字

嬪說文通作姁以謂祝融之後姓也今啟伯雖不載於傳記豈亦祝融之後姓歟畫以兩冊蓋冊命也亦猶康王禽畢曰冊畢制器尚象其義如此

周孫父丁爵 銘三字孫曰父丁

夫世人但知十干為商君之號凡遇款識有十干者皆歸之商誤矣按周之太公望再世而有丁公後世以為丁氏是爵周物也豈丁氏子孫為其家廟而作耶曰孫則又以言孝孫作之以奉其祖者耳

商父己爵 銘五字曰與父己其下象二天之形而以格是

父己者雍已也凡鼎彝用享其父則必識以其子繼雍已者弟太戊也而謂之子者豈非維其後者乃為之子耶夫男子之生以素孤蓬矢射天地四方今著以矢意其在茲乎

商父乙爵 銘七字

商周之器類以尊彝銘之何哉蓋先王之意戒在於作淫乃要使其器可尊可法耳非六彝之謂也乙者商君之號又言父者所以明子職歟

商牛頭爵

是器以牛首為鑿夫牛之為物能興民功致民力出作入息而服畎取之事先王之於器用所寓莫不有理瞿祖丁

卣銘識作兩牛形亦此意也

周立戈爵銘一字作立戈形

戈為兵器戡戮戰伐皆從之蓋有傷物之意爵雖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古爵悉為此狀者示酒戒也今又銘以著之則昔人謹微防患之意可謂切至矣

商孫爵銘二字曰孫夫王之意亦存

夫名者自名以稱揚其祖考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此特言孫以見意者蓋孫可以為王父尸則又知其為祭祀之用耳是器通舛純素不加文飾與商子孫已爵商已舉爵大略相似以類考之必商物也

商伯爵銘三字

夫所謂伯爵者其類不一分等之爵則有侯伯之伯建諸侯之國則有方伯連率之伯而又於謚於名於字於序皆可稱之古之彝器多銘以伯者必有一於此也

商提梁田鳳卣蓋與器銘共二字曰田

昔成王寧周公之功而錫之以秬鬯二卣平王命文侯之德而錫之以秬鬯一卣詩書所謂秬鬯者蓋取其一稔二米芬香條遠而田者染盛之所自出是卣銘之曰田豈追本而為言耶

周崩仲奠父敦銘十七字

崩仲奠父不載於史至晉始有大夫崩得漢有齊辯士崩徹豈其苗裔乎

周乳鍾

考之周官鳧氏所以銘範者有兩鑿而為詵詵間則有于而鼓鉦舞與之相似次其上為衝角旋蟲以屬於簋而體備放篆擁隧之飾此鍾為環紐不作衝角較之周官制度固已小異矣然究其形模參以宣味博古所載知其為周物也

周仲申敷蓋二之銘皆十三字平王命文刻之仲申經傳無所見而曰旅者蓋取其旅眾之義以明非一器也考諸彝器如虢曰旅虢匱曰旅匱匱曰旅匱彝曰旅彝義率如此但惜乎二器皆不見其全耳
夫西器曰漢麟瓶下

此古僕御供作之器也左提右挈奔走奉承無滿溢之失古人制器良有旨哉麟之為物昔人取以為聖時之瑞以此飾器殆不徒設宣和博古圖六吏部尚書蘇頌言頃使虜於昭中嘗見之亦類此然則當時所鑄必非一器也

周帛女奩 器與蓋銘共六字

帛女疑宮女之主繒帛者然攷之周宮自九嬪世婦之外所可見者司服縫人而已初無此名豈非自周之東典禮不存曰其職而命之歟况奩者粧奩之具宜乎以帛女自銘也

周兕匜盤 銘一字

是器銘文上為屋字之狀而下作兕形與周兕敦款識略

無少異蓋宗廟之器也

周鳧盃 銘一字作象形鳧字

是器銘一字作象形鳧字蓋之上亦以鳧為飾鳧之為物出入於水而不溺以况則習於禮者也著之於調味之器所以示飲食必由於禮古人即器以寓意以見禮即禮以示戒者乃如是耶

周鬯 文盃 器與盃雖其六者

鬯之為器其上則甑而無底其下則隔以獻氣蓋炊物之具也此鬯而銘之曰彝者非周官六彝之謂特以法度之所寓而有常耳

此古對稱周此紐鍾

是器銘文磨滅不可識故作旋螺之狀間以螭紋糾結交錯隧擁與舞上之亦如之不設衝角以虹為紐變古制也究其形模鑄治之工非秦漢所能及其為周物又何疑焉

龍勺

按禮圖龍勺用挹六彝之鬱鬯以注於圭瓚者也柄長二尺四寸受五升士大夫漆赤中諸侯以白金飾天子以黃金飾又明堂位曰夏侯氏以龍勺注云為龍頭今此勺漢物也考其制度與夫尺寸容量視禮圖所載迥出兩塗豈去古既遠無所考證諸儒各起臆悅浸失其傳耶良可慨嘆

周樂司徒白 銘二十二字

周官有司徒之名列子方氏其為大司兵者即其所事也
五年之一也此曰鄭司兵則兵者姓也按此器銘云作卧
剗軒字字書所不載其形制則剗也字體與鄒子鍾則似
蓋周末接戰國之物高尺有三分深八寸有半徑尺有三
寸半容四斗三升夏刻力以計也其蓋與今此器
又四古安漢羊鐙大夫杰志中詩刻以白金神天十以黃
熙寧中得於鳳翔蓋屋高三寸八分深三寸二分徑五寸
六分容二升銘十有二字日仲父乍尊萬子子孫孫永寶
用蓋仰以承燭羊燈同制即羊鐙也其巧妙非漢氏孰能
然哉奇物

漢宜子孫鐙

嘗見漢鑑多以宜君公宜侯王宜子孫為銘巨與詩所謂
宜君宜王宜民宜人宜爾室家之類同意皆善頌之辭也
是器鬚鬣龜形上設關紐反其背屹竝以為鐙虛其腹容
水以沃燼制作銘載真漢物也

漢辟邪爐

此薰爐也通軀為辟邪形析其半為蓋反覆開闢之口鼻
目皆通氣香之所從出也規模甚小可以寘諸懷袖漢人
制作之妙有足稱焉

漢摺鐙

是器形質純素無所取象分其蓋之半作轉軸之反之于
上以為燃膏之所其下則虛而有容可受以水漢人作鐙

制度大率如此
按此敦與卣同制同文則知古人作器勒銘非一物器皆有是銘也邠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古考作祭器也宣榭者蓋宣王之廟也

周持刀寶彝
是器銘作孫象形而手執刀孫又疑為子字古之彝器多此象蓋欲示孝子親職其勞以明割牲之意云耳詩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管凡以是也古人之於祭祀致其盡者如此

漢小方壺
是器與宣和博古圖所載漢獸耳方壺相類唯大小不同連環耳亦漢物也夫見於鼎之屬者則大曰鼐中曰鼎小曰鼐此壺也比他器為最小豈亦如鼐之有別邪

商人舟爵
爵於飲器為特小然主飲必自爵始故曰在禮實大先王之時凡詰戒於酒者無所不致其嚴若銘之以舟則豈無其義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譬之酒能成禮亦能敗德取象垂訓顧不美歟

漢六環獸再壺
是器既以兩獸噬環以為耳又附四小環於脰與它器特異賁飾繁縟精麗可觀然氣韻非古殆漢工所造也

漢鳳壺百諸然原歸非古故新工所造也

按熹平漢壺帝時年號也鳳之為物有其時則見非其時則隱故孔子嘗與歎曰鳳鳥不至吾已矣夫方是時漢祚已衰宜無此瑞而乃以此飾之於器則其思治可知矣

其美蓋不漢魚壺亦瑣器非警之器故亦瑣類也
魚麗之詩美萬物之盛多能備禮而魚之為物潛逃深眇難及於政至於盛多則王者之政成而薦享之禮備此器以魚為飾意其在是歟

曰鼎北壺漢獸耳圓壺八小豈亦吹

八器雖形模大小有所不同然皆以獸為耳體圓而純素不設賁飾比商則質有餘比周則文不勝蓋亦躰古而僅能形似焉漢去古未遠故也

壺特異大漢獸耳方壺五分獸耳

五器規模制度大抵相似唯精粗差不同尔古者用壺亞於尊彝雖為用則一而其制乃有方圓之異此方壺者蓋卿大夫所用以其有直方之理故耳

漢提梁壺

是器通躰純素不加文飾耳作獸口御環復以連環色若碧玉氣韻甚古殆漢精工所為也

梁博山壺

按中大通二年太歲庚戌梁武帝時也王仲達於史無傳莫能考其世系博山壺不聞於前代唯張敞晉東宮故事

云皇太子納妃有博山香鑪二豈始於此乎是器蓋為山形通氣于上下作螭虎仰首以承之復載以槃雖若甚乃然較之古制殆未可髣髴也

漢牛鼎研滴正西為也

是器為一牛形腹虛可以納水背出兩管為止水之具蓋研席間物也復有作龜形與蟾形之類者制度雖不同其為用則一而已其亦直方之野好耳

外單邊輪漢雲雷壺而其飾以首大圓之異出方壺者蓋

凡壺之制其別有二曰方也圓也是器乃作十二稜與他壺特異大抵後人制器出於臆見務為新奇故不純乎古耳

漢雲螭奩

是器奩也徧體以螭為飾而蓋作屯雲之狀仍間以螭穴其末可以通氣豈非香烟之所從出乎昔人以奩為香器者意有得於是也

漢素卮

卮之為器雖不載於六經然玉卮無當之語見於韓子而戰國策亦有畫蛇賭卮酒之喻則知卮之所從來久矣

漢唾壺

唾壺不聞於前古獨世說載王敦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而此乃漢器也豈晉以前已嘗有之但涇沒無傳耶

漢盤

按湯槃之銘曰德日新則知盤之為器其來尚矣古人用樂或以承觴或以授物雖為用不一然率皆鑄銅為之故見於史者若毛遂與楚定從奉銅盤歛血漢武作承露銅槃之類是也是器躰圓而質素不加文飾攷其制度其為漢物無疑

漢提梁小匱壺

是器設飾不一殊無三代制度大抵去古愈遠則愈為奇恠正如汗樽杯飲之後而繼之以大功也

周淮父彝

銘四十字

穆與淮父之名不載於經傳成則詩言遣戍役之戍謂穆

從淮父戍役于古古必地名也父死曰考此日文考則追享之器小曰乙則舉其日之吉所以嚴其事也

商父巳爵

銘二字

父巳商君之號也是器銅色黧黑如鉛可見其埋瘞之久而花紋明白如印印泥非後世畢精覃思所能到也

商單從尊

單姓也周有單子歷世不絕為賢鄉士其族有襄頃獻靖穆公之類則知單者有出於此作從謂從器如品之有從也與所謂陪鼎者同意

周單父乙彝

單則亦向所謂周其再興乎其有單子也故知單所以為

姓乙不特為商君之號而齊亦有乙公此曰乙者豈單氏之父祖乎

漢金銀錯弩機

是物金銀間錯細若絲縷漢宣帝贊以謂至于技乃工匠器械自元成間解能及之此弩機也不苟簡如此宣宣帝時物耶

漢熨斗

茲曰刀斗非也刀斗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持行以形如銅而无緣此器頗與今之所謂熨斗者无異蓋伸帛之器耳故以熨斗名之

周壺二

是器設飾繁縟蓋作四獸封特蟲鏤精緻非周人孰能為之

商祖丙爵

丙者商君之號而商人銘器則又往往配以乃祖乃父如父丁父乙百此祖丙之類是也狐矢者男子之事此為天形於孫字之旁豈無意乎

商子孫巳爵

商君之號曰雍巳凡銘曰巳者皆雍巳也析子孫乃貽厥子孫之義古之彝器多以子孫銘之豈以其承祖考之祀者有在於是耶

商立戈父辛爵

商人銘器為立戈之形者多矣幸則商君之號也按士虞禮主婦今足爵釋者謂有足無文是器純素熙不加飾豈所謂足爵者歟漢儀仗劍禮曰已者皆華也禮七器以謂釋名曰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儀仗設劍意謂是歟薛燭論歐冶子之劍曰赤董之山破而出錫各即之溪涸而出銅乃知古劍通以銅錫為之其來尚矣古之兵器不特以鐵為之蓋亦有銅錫者焉此槍也精緻乃如許大抵古人凡作一器未嘗苟且放能傳之久遠使後世歎仰不可得而企及也

周仲稱父鼎

凡彝器不可得而專有必賜於君然後敢制焉謹君命而銘之故於是書其名伯臯及仲偁父有伐淮南之勳則賜作寶鼎乃其宜也

紹興內府古器評卷下